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三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　上進

記

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晉史王徽之字子猷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從而君之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文同字與可蜀人進士高第以文學知名操韻高絜畫筆尤見晁無咎

作堂以君君而屬予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人踈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若霜雪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君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

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衆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别館云

蓋公堂記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腸胃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内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

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全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已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

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王君寶繪堂記 王君名詵字晉卿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初叔向欲取申

公巫臣氏其母曰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杜預云巫臣氏夏姬女尤異也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見老子五色章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材也而好結毦魏略曰諸葛亮見備備性好結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耶備乃投毦而答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爾稽康之達也而好鍛鍊晉史嵇康傳云康卓邁不羣恬靜寡欲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阮孚傳云孚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初祖約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說人而不足移人者

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
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已見上注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
相忌南史王僧虔傳云孝武欲以擅書名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亘元之走
舸晉史元本傳云元興二年元詐表請平姚興又朝廷作詔不許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
及書畫等物或諫之元曰書畫服玩宜常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眾咸笑之後以[illegible]
皆為劉裕所得王涯之複壁唐王涯傳云涯家書多與秘府侔前世名書畫嘗以厚貨鉤致或私
以官鑿垣納之重複秘固若不可窺者及甘露之禍為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皆以
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
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與
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
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
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

服百鳥之感耳豈不忻然接之然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攝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目顴頰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睹中晉史顧愷之傳云愷之字虎頭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顴頰

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神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鬚頰間也愷之常畫裴楷像頰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史記滑稽傳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象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為顧陸顧即愷之六乃探微吾嘗見僧惟眞畫曾魯公魯公公亮名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甚喜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揚眉而蹙額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

如諸生藹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之

李君山房記（李君名常字公擇南康軍建昌人幼力學皇祐初登甲科）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如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之類）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史記云老子姓李氏名耳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又神仙傳云老子周宣王時為柱下史）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事見左傳昭公二年）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而楚獨有左史

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傳昭公十二年楚王與子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已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編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旣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

公有約公擇飲詩先生生長廬山山中讀書舊聞欲求師願以不知治亂乃所使偷兒夜探亦白周奮髯忽逢朱汝元中年登第詩大百誰信家書藏九千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後漢黃香傳云香初除郎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三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四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薄臣郎曄　上進

記

鹽官大悲閣記

羊豕以爲羞五味以爲和秫稻以爲酒麴糵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濕之候一也而二人爲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爲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數以得其

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一也則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齊捨其度數以爲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爲人之所嘔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歷宮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傳於口而載於書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發學

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烏臺詩話云熈寧八年軾知徐州日有杭州監官縣安國寺相識僧居則請軾作大悲閣記意謂舊日科場以賦取人賦題所出多關涉天文地理禮樂律曆故學者不敢不留意於此等事今來科場以大義取人故學者只務大言高論而無實事以見朝廷更改科場法度不便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爲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爲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爲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爲則飽食游嬉而已是爲大以欺佛者也杭州監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千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遍病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爲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

爲記余嘗以斯語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爲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爲大以欺佛者故爲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成都大悲閣記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

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
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
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傍人而足識梯級雖
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吾
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
吾前色聲香味交通乎吾躰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以
有道耶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
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變河沙諸
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
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
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傳通其義欲以
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

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
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
像稱都人作禮因發生語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
未得歸而相見其處緘行使其徒法霙乞文為道其所
以然者且頌之曰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
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
無思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
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劒看
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諸
籐枝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
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
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

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勝相院藏經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黄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声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

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舍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此二語出維摩經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貧僧惠洪冷齋夜話云舒王在終山有客自黃州來王曰東坡近日有何妙語客曰東坡宿於臨皋亭醉夢而起作成都勝相三經記千餘言點定才一兩字有墨本適留船中王遣健步取而至時月

出東南林影在地王展讀於風磨之書見眉間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曰願聞之王曰日勝日負不若曰如人善搏日勝日負耳東坡聞之撫掌大笑亦以王為知言據惠洪之訴如此然公嘗自書此訖後云予夜夢宝寸索此文既覺已三鼓引紙信筆一揮而成生豊三年九月十二日四鼓書仲虎尚書跋其後曰此先祖文成日所書如人善博日勝日貧二初不作負字可見世所傳荆公事為妄也符拜手書

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塵緣妄想及事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捨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曰

我游諸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為覺不知真覺

若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諭故
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
棃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
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
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古
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中和勝相院記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
踐荆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膾燔燒烹煮以肉飼
虎豹鳥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生而
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絕骨肉衣麻布食山木之實晝
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莫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師如生

務苦齊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丘釋名爲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與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爲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爲剟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荅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瀁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輙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已爲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

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令寶月大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爲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爲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旣足以感歎太息（廣明元年黃巢陷長安僖宗避鳳翔幸興元復幸成都改元中和至四年李克用等收復長安車駕乃還）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爲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遂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黄州安國寺記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為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者於是喟然歎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脩竹陂池亭榭間三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

所附體私竊樂之且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為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後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是以愧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元豐七年甲子三月公自黄州量移汝州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僞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團練副使眉山蘇軾記

四菩薩閣記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常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

雖爲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板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僖宗乾符六年改元廣明時黄巢陷兩京天下大乱）爲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板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皆全遂竅其兩板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板爲甲治平四年先君没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是四板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説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板故遂以與之

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斷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吾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為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況能久

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爲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旣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爲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熈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淨因院畫記

余嘗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

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攣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脈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葢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别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爲記之以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五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碑

韓文公廟碑　表忠觀碑

上清儲祥宮碑　宸奎閣碑

司馬溫公神道碑

韓文公廟碑

東坡外集載與吳子野論韓文公廟碑書云文公廟碑近已寄去矣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猶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伯父即擬刑陳文惠即堯佐也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

呂自嶽降申即申伯呂即呂侯乃姜氏即甫侯也初為呂侯後為甫侯嶽高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傅說為列星莊子大宗師篇云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已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愈傳贊云正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八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道濟天

下之溺
贊云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惑
忠犯人主之怒
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極諫帝大怒以愈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
而勇奪三軍之帥
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衆皆危之既至對廷湊力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敢進
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
愈有謁衡嶽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
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
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為民害愈為文投溪水中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
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
憲宗得愈

謝表頗感悔欲使用之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之事使愈與李紳交鬪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
使其身一日安之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
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韓文潮州請置鄉校牒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乃萬有餘州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專官當州學以督生徒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
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
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
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
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

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下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敕魏晉以還恭者淺陋不足以名家而韓愈晚出然唐闖然以羽翼六經自任其文章議論後世儒者頹宗焉宜有追褒仍從祀孔廟推光顯以勸將來宜特封昌黎伯故牓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史記曰四星在危南匏瓜牽牛為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孫女也道書大上飛行羽經曰七色夜光雲錦帬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

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離騷云飲余馬於咸池兮揔余轡乎扶桑淮南子曰日出
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翺翔言公与李
杜相上下汗漫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皆從韓公游附見本傳後減沒倒景
不可望司馬相如大人賦云貫列缺之倒景服虔曰人在日月之上下視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
作書詆佛譏君王愈傳云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大人奔
走捨施愈惡之乃上表諫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群等力救解之乃貶潮州刺史要觀南海窺
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楚辭九歌云九疑紛兮並迎山海經曰蒼梧之山其中有九疑
山漢武巡狩祀舜于此海外經曰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湘中記曰疑以出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堯
以二女妻舜長曰娥皇次曰女英離騷九歌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王逸云從舜南征三苗不返道死沅
湘之間祝融先驅海若藏大人賦云祝融警而蹕御張揖曰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韓文
南海神廟碑云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河伯之上號爲祝融洪慶善曰
大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顓帝西海之神曰蓐收山人或謂退之因祝融

爲火正遂以爲南海神而不知自有所據也離騷云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犦牲雞卜羞我觴犦者犎牛也郊祀志云立粵祠而以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鼎卜於粲荔丹與蕉黃愈羅池廟碑銘荔子丹兮蕉黃太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愈雜詩云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騏驎洪內翰邁容齋隨筆云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屏誦韓公之文各極其摯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踔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錢氏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趙抃字閱道三衢人即清獻公也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五代史吳越世

家云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以鏐爲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眾已數千人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鎮兵少難以禦宜出奇以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伏山谷中巢先鋒渡險皆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先鋒潰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眾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告道旁媼曰臨安兵屯八百里巢眾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况八百里**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表董昌爲杭州刺史時天下**昌而自居於杭**已亂昌乃圍諸縣兵爲八都以鏐爲都指揮使中和三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鏐有隙遣其弟漢宥若出兵以侵浙西鏐率八都兵夜臨浙江擄江沙香之曰使鏐討賊有功當星月皆晦已而天大皆霧乃渡江竊賊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宏并皆走其後奚破之遂陷越州卒斬族其家乃奉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越州董昌反昭宗命鏐討之鏐遣顧全武等攻昌遂執昌帰杭州行至西小江昌赴水死昭宗拜鏐爲鎮海鎮東節度使鏐如越州受命還錢塘號越州爲東府梁太祖封鏐吳越王**傳其子文穆王元瓘**長與三軍鏐子元瓘立襲封吳越国王在位十年而

薨至其孫忠獻王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元瓘子佐立會閩中王延議延政兄弟与諸將李文達等交攻李景遣兵攻文達文達求救於佐遣其統軍張筠等率兵三萬赴之大敗景兵俘馘萬計遂取福州而還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周師攻李景俶乃盡括国中丁民益兵使邵可遷以舟兵出八步等處以赴會期世宗平淮北遣使賜旗兵甲旗幟等物其後率以國入覲太宗太平興国三年五月吳越国王錢俶上表以所管十三州歸于有司錢氏五主共八十一年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如李茂正據鳳翔號秦楊行密據淮南號吳王審知據福建號閩王延政據建州號商刘守光據幽州號燕之類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国不絕及我 宋之興荊楚諸国相次歸命勢益孤始傾其国以事貢獻是

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太祖建隆元年昭義節度李筠反車駕親征筠赴火而死澤潞平四年王師入荊南高繼沖奉族歸朝開寶四年潘美攻拔賓州擒劉鋹以獻嶺南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太祖乾德二年十一月命王全斌等伐蜀二年全斌次魏城蜀主孟昶請降自出師凡六十六日而兩川平開寶七年十月詔曹彬潘美等率師伐江南所至剋捷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曹彬等攻拔昇州擒唐國主李煜以獻江南平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詔潘美率諸將征太原二月車駕親征四月次太原上親擐甲胄督諸將攻城五月拔羊馬城界詔劉繼元歸降堅不聽命癸未夜攻城二發壞繼元始納款甲申繼元率官屬待罪詔釋之先是　太祖開寶二年親征太原命李繼元敗其軍於城下以頓師甘草地以人多腹疾遂班師至是河東始平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

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事見本傳）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苕水出焉（樂史寰宇記云天目山在湖州安吉縣而水經云浙江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山極高峻崖嶺竦疊上有數百年木謂之翠風林按王存大

城志湖州南至杭州界百十五里故天目山於寰宇記則係之湖州於水經則係之於潛而於潛縣屬杭州與湖州接境故苕溪之水自此而出

龍飛鳳舞萃于臨安

晉郭璞杭州歌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其末句云五百年生異姓王自東晉迄五代錢鏐時適當五百年

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聯蒙強弩射江江海為東

梁開平四年築捍海塘依候潮通江門江濤激之板築不能就鏐以強弩數百射濤頭作詩投于胥門潮趨西陵功乃就

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

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求玉冊郭崇韜尤不平之樞密承旨段徊曲為鏐請乃賜鏐玉冊金印

虎符龍節

鏐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即鎮海等軍節鉞也

大城其居包絡山川

鏐曾築夾城環包氏秦望山三十里又曾羅城自秦望東偏之江七十里

左江右湖控引島鑾歲時歸休以燕父老

鏐每遊衣錦城宴故老

驊如神人玉帶毬馬

梁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人相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疋賜之

四十一年

長興三年鏐薨年八十一在位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

龍相望大具南金五朝昏亂罔堪托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諆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假有位視此刻文

潘子真詩話云東坡作表忠觀碑判公寅坐隅棐致遠揚德逢二人在坐公曰斯作繼似西漢坐客數耆不已公笑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對曰王褒蓋易之也公曰不可草二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揚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佾諭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大玄法言以準易論語未見其叙事典贍若此也直須与子長驂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贊之公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悵然公徐曰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上清儲祥宮碑

大洞玉經曰上清有宮門有兩闕左金闕右玉闕有羽衣守土內有玉芝流霞之泉刻金以題衆真飛僊之號　太宗賜名之意蓋取諸此其後神宗將宮後加儲祥二字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御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
事於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
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財用之所
從出敢昧死請

公奏議中有撰上清儲祥宮碑奏請狀云近准敕修蓋上清儲祥宮將欲了畢合用修宮記差臣撰文并書石今有下項事合奏請昔一緣見上清宮係　太宗皇帝創建於慶暦中遺火焚蕩今欲見元建及遺火年月乞下史院檢會降下一今來上清儲祥宮係　神宗皇帝賜名方議修蓋至元祐中禁內出錢物修蓋成就今欲見　先朝所賜錢物及今來內出錢物數目及係是何庫錢支撥或係　太皇太后皇帝本殿錢物並乞檢會降下一今欲見　神宗皇帝賜名修宮因依及　二聖賜錢修蓋成就意指乞賜頒示一臣切見朝廷自來修建寺觀多是立碑仍有銘文於體爲宜若只作記即更無銘未委今來爲碑爲記乞降指揮

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　太宗皇帝以
聖文神武佐　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　太祖所賜
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工之功且爲王代兵

華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　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禬民趨歸之稍以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　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神仙傳太張道陵者後漢沛國人也本太學生博通五經晚乃歎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乃與弟子入蜀住鵠鳴山忽有天人來授道陵以新出正一盟威之道二陵受之能治病於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爲師弟子户至數萬其所用符印之屬龍虎山子孫至今傳之）及所被服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

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
敕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
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
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
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眞嗣行太初之法命入
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
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鍾樓二石壇一建齋殿
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
麗靖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
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
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

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眞經云仙道有飛行之羽以躡虛空黃庭大洞之法道家有黃庭內景經大洞眞經太上天眞木公金母之號仙傳拾遺云漢初張子房遇四五小兒路上羣戲一兒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之知子房往拜之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此二元尊乃陰陽之父母天地之本源木公爲男仙之主金母爲女仙之宗長生飛化之士昇天之初先覲金母後謁木公然後昇三清朝太上矣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九天生神章經云挺康无期劫眇⺀離本條又云龍漢元年化生天宝君出書時號高上大有玉清宮龍漢開圖化生靈宝君至赤明元年出書度人時號上清元都玉京七宝紫微宮赤明元年化生神宝君經二劫生上皇元年出書時號三皇洞神太清太極宮又云開皇以後數至甲申諸天題叙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冊

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

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倘其

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詔濩之樂不能以格天地

忠信不立則鄉射之禮不能以致刑措自漢興蓋公治黄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事見曹參傳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黄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竇太后好黄老故文景亦依本之崇尚清淨滅田租定筭令寢兵息民天下富實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損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丞已以銷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黄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宫室陋器用斥其羸餘以成此宫上以畢 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宫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答神

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禄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
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旣書其事　皇帝若曰
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　神宗之志而　聖母成之
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
首而獻銘曰天之蒼蒼正色非耶（莊子云天之蒼〻非正色耶以其遠而至極也）
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築上清儲祥之宮無以求之
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
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旣子民維子
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
柱人初不知於皇　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
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　文母及其　孝孫孝孫
來饗左右耆耇無競維人以燕我後多士為祥　文母

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鍾萬石之簴戰国策云大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万石簴相如上林賦云撞千石之鐘立万石之簴張揖曰千石十二萬斤也顏師古曰簴獸也立一百二十万斤之簴以架鐘也、相以銘詩爨于四海趙伯山中外舊事云紹聖中有人過臨江軍驛題二詩不書姓名時聚東坡毀上清碑令蔡京別撰詩云李白當年流夜郎中原不後漢文章納官贖罪人何在壯士悲歌淚雨行又云晉公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乃江鄰幾作或云張文潛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

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户外之屨滿矣　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惠洪冷齋夜話云大覺璉禪師學外工詩舒王少與游嘗以其詩示歐公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藏饅頭也王不悟其戲問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璉蒙　仁廟賞識留住東京淨因院甚久嘗作偈進呈乞還山林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數二願祝知天壽一住清香滿石樓又曰堯仁況是如天闊乞與孤雲自在飛

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馬求卿識真子云仁宗皇帝道德如古帝王然禪學亦自高遠僕遊向育王山見所賜璉師御書五十三卷而偈頌極多內有一頌留璉住京師云壺空本無漩智解來作崇山即如如體不落偏中位治平中再乞堅甚　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

閣此閣在八年詔以閣之北舊曰壽昌慶曆初改今名嘉祐仁宗御書藏於寶文閣命翰林李士王

珪撰記立石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

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二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

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

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袁宏漢紀曰浮

屠佛也西武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佩日月光變化無方初

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

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梁武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肉日止一食甚至於捨身宗廟祭祀不用犧牲代

以楚麪其徒蓋嘗以藉口而繪其象于壁者漢明以察為

明帝紀論曰明帝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洪人之度未優

乎而梁武以弱為仁上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

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上雖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故卒有侯景之禍饑

死臺城事並見梁武帝紀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 仁宗皇帝
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修寺廟干戈鎖末
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此所謂得佛心法
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
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
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 上嘉歎久之留鄞公聞此每
語客曰此道人可謂佛弟子也儻使立朝必能盡節以其人品不凡故隨所遇輒盡其才今則璉輩何其以邪
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
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維佛
與佛乃識其眞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
藏紹興三年夏六月明州阿育王山住持淨曇以宸所藏三朝御書詣行在所獻書凡三十五軸字

有三一曰眞書二曰飛白三曰隸書上二書世多見之而飛白尤奇古罕傳也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慮務爲忠厚人人自重耻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 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事見上注夏人數十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矢遁去元祐二年九月己未夏人犯鎮戎軍圍之五日尋即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洮川東界等處大首領兀征聲延闘思章巳檜蠻忍以爲漢兵且至皆求內附許之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横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此

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何自元豐以來復決小吳埽漸趨北流至是有北擡九河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成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　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　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信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公嘗賦溫公獨樂園詩有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中國知之可也九

夷八蠻何自知之文潞公彥博嘗謂溫公曰某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虜主大宴羣臣伶人戲劇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梃扑之者曰司馬端明耶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溫公遜謝見邵氏聞見錄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袵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謹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擊毆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

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謹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　上命户部侍郎趙瞻内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惟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喜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縷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斷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行狀云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眞宗仁宗爲轉運使御史其

雜事三司副使歷知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温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　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行狀云初至和三年仁宗入豫國嗣未定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爲并州通判繼上三疏及爲諫官復請中書見宰相韓琦等白其事時嘉祐六年也明年竟立英宗爲皇子事　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極論其害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公上疏言都知任守忠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之以謝天下詔安置守忠於蘄州天下快之又論濮安懿王當准　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韙之公上疏英宗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景帝後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天下非之且論[illegible]

事　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　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首言其害以身爭之（已上奏疏備見温公傳家集）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　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爲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　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太皇太后遣使問公所當先者公言宜首開言路五月丙申遂下詔其間有云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摇機事之重迎合已行之令觀望朝廷以希進眩惑流俗以干譽凡出於此必罰無赦公言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人惟不言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請删去

此節丁亥乃復下詔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元祐初以呂公著為右僕射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出蔡確知陳州章惇知汝州其分別邪正皆此類也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寖寖嚮至治矣元豐末罷免行錢并市易元祐初弛京東鐵冶及南方鹽課罷究役法罷保甲保馬及新法之害民者復賢良詞賦春秋科罷諸路提舉常平以省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薨于位享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甚哀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三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亘皆承奉郎以元祐三年正月辛

西葬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　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誌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　上與　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　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鄉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踈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諫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而　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　二聖之

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　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　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紹宗字紹宗慕容恪之後事見北史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為疊州都督勣傳云勣既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及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雖未足以比隆　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　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　聖子受命如堯之初　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　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實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　神考是懷　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　神考之功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六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敘

公祖名序文多云引或作敘見揮麈錄

六一居士集敘

歐文六一居士傳云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豈不爲六一乎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唐子西凡為文上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居士集叙云言有大而非誇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達者信之衆人疑焉亦用兩句亦載上句不殺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没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史記列傳云申不害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者喜刑名法術之學又云商鞅天資刻薄人也少好刑名之學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

學遂行秦以是發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此語見太史公本傳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餘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初何晏等祖尚老莊之說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弛廢職業寖至於亡事見晉史梁以佛亡梁武帝崇尚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故洎有侯景之禍梁遂以亡事見南史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韓愈傳贊云昔孟軻

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歐公傳云論性剛直見善惡黑白明於當路有構勢韓每其說機穽見待必與前觸發之不顧其危逐流離至數年者纍矣而復起其志氣故自若也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

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以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　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歐公有四子發奕棐辯是也）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范文正公集敘（名仲淹字希文吳郡人）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志林云吾八歲入小學從道士張簡易）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石介傳云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慶曆中宰相呂夷簡以疾罷歸第而杜衍代晏殊為樞密使又命范仲

淹富弼韓琦爲樞密副使歐陽脩余靖蔡襄同時爲諫官介於是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詩序所載十一人乃杜公衍章公得象晏公殊賈公昌朝范公仲淹富公弼韓公琦歐陽公脩余公靖王公素蔡公襄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没既葬而墓碑出墓碑乃歐公作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范公有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堯夫即純仁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

一年遂與其季德孺（純字德孺）同僚于徐（公時知徐州）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敘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辭者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掛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韓信傳大略云項王雖霸天下所過无不殘滅實失天下心其彊易弱大王入關秋毫无所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聽信計遂舉兵定三秦）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

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諸葛亮傳大略云先主請亮於草廬問以計策亮曰曹操擁百萬之衆難與爭鋒孫權国險而民附可与為援而不可圖荊州北據漢沔而其主不能守益州險塞而劉璋闇弱將軍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先主曰善）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范公傳云仲淹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表掌府學上書執政請擇牧宰斥游惰去冗僭厚民財謹選舉育將材凡萬餘言）至用為將（趙元昊叛文正爲公边招討使屢）擢為執政（文正當除樞密副使繼遷參知政事）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

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見礼器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怨者也

樂全先生文集敘 張方平字安道自號樂全先生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會稽典錄云盛憲字孝章會稽人也漢末爲吳郡太守孫策定江東以憲江東首學恐人歸之因禁欲殺憲故孔融依書論之欲使曹公致書於吳以救憲書未致已誅矣融書本傳不載見文舉第四十一卷又續漢書云郗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江表傳曰献帝常問孔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与適道未可与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与融不睦曹操以書和解之融遂作報書二載本傳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

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孔明傳大建興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遂行表載本傳亦見文選第三十七卷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
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嘗恨
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
乎公志林中嘗言見王鞏云張安道謂蘇子瞻比吾孔北海諸葛孔明孔明則吾豈敢北海或似之然不若孔融之慕也吾謂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与曹操相軋輕史非兩立者北海以一節死拌漢室所謂輕於鴻毛者向名為慕哉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
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
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
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
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眞孔子所謂
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

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文定自滑州徙知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

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魯公名公亮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慶曆以來名臣爲人君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若干首

鳧繹先生文集敘

烏臺詩話云熙寧七年軾知密州日顏復寄書與軾云先公自號鳧繹先生求作文集敘軾敘其意謂吏政法度使李常皆空言不按此敘是也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

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又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鄉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

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後（字長道嘗應有道举紱於祭酒）乃録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兖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錢塘勤上人詩集叙（名惠勤餘杭人歐陽公有山中之樂三章爲勤作也）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出史記汲鄭傳贊）世以爲口實然吾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歐公本傳云脩雖以文雄一時然無忌前好勝之氣推轂賢士而身下之一時聞人多出其門）然士之負公者亦時

有之歐公亳州謝表云未乾薦牘之墨已䧟射羿之弓則士之負公者可見蓋嘗慨然大息以人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也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從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東坡志林題文忠公送惠勤詩云始余未識歐公則已見其詩矣其後屢見公得勤之為人然猶未識勤也熙寧辛亥到官不及月以臘日見勤於孤山下則余詩所謂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者也其明年閏七月公薨於汝陰而勤亦退老於孤

山下不廢出遊矣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東坡自杭倅移守密州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送錢塘聰師聞復叙東坡序錢塘時聰方爲童行試經坡謂坐客言此子雖少善作詩近參寥子作昏字韻詩可令和之聰和篇立成云千點乱山橫紫翠一鈎新月掛黃昏坡大稱賞言不減唐人因笑曰不須念經也做得一箇和尚是年聰始爲僧見竹坡老人詩話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此五行生成之數見洪範五行傳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爲一孰爲六也子思子

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為誠孰為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成定乎伶元有言慧則通通則流趙后別傳叙云伶元字子于學无不通善屬文簡易尚真朴歷刺守寫誰兩相買妾樊通德有才色知書頗能道飛燕姊弟故事子于曰斯人俱灰滅矣方盛時疲精力馳騖嗜欲蠱惑之事寧知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山顧影以手擁髻泣下因有慧男子之謝日曰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爲溝為壑无所不往焉是為知貴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行則褰裳疾走常得大道無目而隨人則扶輪曳踵常仆坑穽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錢塘僧思聰大全集有題跋云法惠師小童歲九年十一善琴應對明了如成人自言未有法名而同師皆聯思字遂与名思聰爽然他日因聲以得法以書以付之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

詩詩有奇語雲煙蔥瓏珠琲的皪識者以爲畫師之流聡又不已遂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猶儒皆敬愛之泰以游取楞嚴文殊語字之曰聞復使聡日進不止自聞思修以至於道楞嚴經云觀音自聞思修至三摩地則華嚴法海自爲蘧廬莊子天運篇老聃謂孔子曰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而況詩書與琴乎雖然古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莊子天道篇威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謂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威公問之輪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於斲輪痀僂承蜩莊子達生篇云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苟可以發其智巧物無陋者聡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

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爲聰得道深淺之候

王定國詩叙（名鞏王文正公旦之孫懿敏公素之子）

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此語見史記屈原傳叙）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爾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子美傳云甫爲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太）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五年（定国坐東坡累遷謫賓州頗能自處東坡与定国書曰君實云王定国瘴煙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意其能如此呼山谷有遙憐騷鬢綠之句亦同此意）一子死貶所一

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予然後廢卷而歎自恨期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謂公知徐州時）留十日往反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元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

公游百步洪詩叙云王定国訪余於彭城一日棹小舟与顔長道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帰余時以事不往夜着羽衣佇立於黃樓上相視而笑以謂李太白死世无此樂三百餘年拟太白傳

傳白浮游四方嘗乗月與崔宗之自采磯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翱翔徜徉窮山水之勝不以戹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章子平詩叙 子平名衡建安人

觀進士登科録自天聖初訖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貴且賢以名聞於世者蓋不可勝數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生民詩注云相助也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意我仁祖之於士也亦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糊名而異人出焉是何術哉目之所閱手

之所歷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碩大光明秀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大於以人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平以爲首嘉祐二年三月五日仁宗御崇政殿親試進士三百八十八人十一日擢子平爲第一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冨政事之敏止之以正行之以謙比功名冨貴之所追逐而不赦者也周武帝謂楊素曰善自勉勿憂不冨貴素應声曰但恐冨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冨貴雖微舉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　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二年冬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一月丁未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爲同年友公於子平榜中乙科衆以爲

宜爲此文也故不得辭

邵茂誠詩集叙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鐻莊子達生篇云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對曰臣將爲鐻必齋以靜心齋七日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然後入山林見成鐻然後加手焉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先衰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三年而見之於其與孫莘老之座上莘老名覺高郵人時自廣德軍徙知湖州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

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雖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帷瓦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家語弟子解篇云原憲宋人清淨守節貧而樂道）顏回之短命（弟子傳顏回魯人年三十一早死）揚雄之無子（本傳云天鳳五年雄卒侯芭爲墳喪之三年初不言其子）馮衍之不遇（衍光武時人屢困於讒竟不得志而死事見後漢本傳）皇甫士安之篤疾（晉史列傳云皇甫謐字士安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田表聖奏議敘

（表聖名錫嘉州人中進士第然於左諫議大夫）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左傳昭公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已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錫當太宗時上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躰者四太宗嘗稱錫有文行敢言真宗即位累召對言事及卒真宗謂劉沆曰田錫直臣也何天尊之速朝廷抑有小缺失方在思慮錫之章表已至事退從留以蒙求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

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將誼傳贊云追觀孝文元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治安策請割地定制令齊趙燕梁諸国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主父偃傳云偃說上曰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无尺地之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送進士詩叙熙寧五年東坡年三十七時通守杭州是年秋奉臺公監試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陳公名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知杭州蘇子曰士之求仕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僞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爲也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左傳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夫旌與皮冠於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況使之棄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反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栢也言水而及松栢於其動

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

江行唱和集叙 邵氏聞見後錄云子瞻作此叙時年方冠尚未第其發於文章已如此及以年譜考之嘉祐四年己亥老泉年五十一舟行適楚二子皆侍行時東坡年二十四穎濱年二十一程夫人服闋故侍老泉適楚謂其方冠而未第者誤也

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為閨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

人君子之遺迹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爲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强所爲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時正在荊南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十六